

裁军谈判会议

CD/PV.660
12 August 1993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六六〇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93年8月12日星期四上午10时
在日内沃亚万国宫举行

主席: 穆尼尔·扎赫兰先生(埃及)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660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我现在以裁军谈判会议新主席的身份作就任发言。

在裁军谈判会议1993年全体会议的最后阶段担任主席，我本人及我的国家埃及都感到高兴和荣幸。在最后几个星期里，我们自然要把全部精力用于完成一项重要和困难的任务上。然而，所有代表团的合作将有助于完成起草本会议1993年全体会议报告的任务。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也将有可能回顾我们自1月以来认真进行的工作。我们将满怀热情地评价我们所取得的任何进展。我相信，有秘书处任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兼联合国秘书长私人代表维森特·贝拉萨特吉大使英明领导下提供的支持，有秘书处工作人员的高效率工作，本会议最后阶段的工作将取得成功。

首先，我要感谢古巴何塞·佩雷斯·诺沃亚大使，他卓越地主持了本会议前几个星期的工作。在今后每星期的主席磋商中，我期待着与他继续进行富有成果的合作。

我还想借此机会向裁军谈判会议的新同事表示热烈欢迎，他们是：保加利亚沃亚轮丁·多布列夫大使、秘鲁何塞·乌鲁蒂亚大使、俄罗斯联邦格里戈里·别尔坚尼科夫大使和比利时阿兰·纪尧姆男爵。对于告别我们去担任新职的同事为裁军谈判会议所作的贡献，我表示赞赏。我这里尤其要提到比利时米歇尔·塞尔韦大使、俄罗斯谢尔盖·巴查诺夫大使和巴西塞尔索·阿莫林大使。

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第二十九届常会于1993年6月28日至30日在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主持下在开罗举行，这是4年里第二次在开罗举行常会。会上通过了《1993年纪念非洲统一组织三十周年开罗宣言》。非统组织成员国国家和政府首脑在《宣言》第14段里指出：

“在按照我们各国政府和人民愿望，实现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发展和一体化的过程中，安全和稳定历来是我们在国家和区域一级优先关心的问题，目的是促进非洲成为没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不受任何核威胁和压力的安全大陆”。

《宣言》进一步指出，“和平和安全的建立……会使防务开支减少”。

非统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还发表了一项宣言，建立了预防、处理和解决危机的机制。此种机制与非洲的裁军努力直接有关，并与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所发表的和平议程相呼应，因为它属于预防外交和解决冲突的机制。

同非洲有关的还有执行《非洲非核化宣言》的问题。你们都知道，关于在非洲建立无核武器区的条约草案的起草正处在高级阶段，这是联合国与非洲统一组织合

作指定的专家小组建设性工作的结果，该小组于1993年4月在哈拉雷举行了最近一次会议。专家小组的报告将根据大会第47/76号决议提交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我们希望，条约草案将在1994年期间最后定本，以便为其签署和执行铺平道路。

我愿借此机会提请本会议注意胡斯尼·穆巴拉克总统1990年提出的关于使中东成为没有任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的建议。此项建议依然是高度优先的事项，我们希望为早日实行该项建议采取切实的步骤。我还想提醒本会议注意原先于1974年提出的关于使中东成为无核武器区的建议。在这里也应该提到1992年9月在雅加达举行的不结盟运动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第十次最高级会议通过的最后文件，在该文件里，不结盟运动各国领导人表示了如下希望：新的全球环境会导致“放弃基于使用核武器的战略理论并导致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各国领导人还指出，“合理的选择是，通过进行彻底的核裁军，消除所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通过在全球和区域一级平衡和逐步地削减常规军备，为所有的人寻求安全”。《雅加达最后宣言》还对下述事实表示痛惜：“向所有无核武器国家保证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措施方面缺乏进展”。

不结盟运动各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虽然欢迎《化学武器公约》的缔结，但更为重视裁军谈判会议议程上的谈判和其他项目，诸如禁止核试验、停止核军备竞赛与核裁军、防止核战争、对无核武器国家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安全保证、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措施等。他们强调，需要重新振兴多边裁军努力，为此，他们要求不结盟国家更广泛和更积极地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在这方面，值得援引《第十次不结盟首脑会议雅加达宣言》中的一段话，这段话表达了对全球军事开支对世界经济的消极影响的深切关注：

“裁军和削减军备所省下的资源应转用到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上。这也有助于实现较低军备水平上的安全”。

不结盟国家第十次首脑会议在这方面得出的结论在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第47/52F号决议中得确认，该决议题为“裁军与发展的关系”，在大会未经表决获得通过。

大家记得，今年本届会议开始之时，我们通过了有九个项目的议程，我们还一致同意为四个优先项目设立四个特设委员会。塞尔索·阿莫林大使，即前巴西大使，英明地领导了今年本会议开始之时的的工作，当时出现的生动活泼的局面确实令人鼓舞。这里值得提到的是，埃及外交部长阿姆雷·穆萨先生于1993年1月28日在本会议全体会议上作了发言，他指出我们讨论的焦点不应离开两项基本的标准：一是应在较低军备水平上实现安全，二是各国负有同等义务，应在裁军领域作出同等的承诺。

我们最近看到的与禁止核试验有关的历史性发展十分令人鼓舞并受到欢迎；我

们都增加了希望。我愿在这里向美国、法国和俄罗斯联邦政府表示祝贺，祝贺它们决定延长自愿暂停核试验的时间，祝贺它们支持早日开始关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在这方面我愿代表埃及表示，对于裁军谈判会议于8月10日上一次会议上在古巴大使主持下通过的一项决定十分满意。该项决定要求禁止核试验特设委员会主席在休会期间，即从9月3日到1994年1月17日期间举行磋商，讨论全面禁核试条约的具体谈判职权及谈判的组织事宜。我们希望这些磋商能产生积极的结果。这里，我向日本田中大使表示称赞，他有意把今年禁止核试验特设委员会的大部分时间用在了请专家对全面禁核试条约的核查的各方面作出介绍上，显示了极高的远见。这些专家介绍使我们都理解了每个专门的核查方法--不论是地震学方法还是非地震学方法--的益处和缺点。我们现在更有能力按照大会第47/47号决议执行部分第7段在特设委员会着手进行积极的谈判。

埃及希望，我们能够迅速地着手通过特设委员会的具体谈判职权，然后在已有的草案基础上进入谈判阶段。这里我向瑞典代表团表示赞赏，他们在CD/1202号文件中提出了一份新订正过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草案，我们将认真研究这份草案。埃及准备充分地利用休会期，以便朝此方向尽快地作出努力。

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问题，埃及继续认为，自愿放弃核选择的国家必须得到全面的保证，使它们不受核攻击或受到此种威胁。此种保证须载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中，必须是无条件的，其范围、框架或有效期决不应有任何限制。此外，这种保证必须根据大会第47/50号决议，特别是该决议第5执行段，以多边方式谈判制定。这里我愿以赞赏的心情提到尼日利亚代表团提交载于CD/768号文件中的建议。我还向罗马尼亚内亚古大使表示称赞，他在担任特设委员会主席期间及在讨论此重要项目的过程中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对于同一问题，我想简单地补充一句，们继续认为，安全理事会第255(1968)号决议没有向无核武器国家提供全面的安全保证。对此决议有必要加以补充，在上面提到的条约草案中我们应努力做到这点。毫无疑问，在全面禁止核试验和向无核武器国家提供全面的核安全保证方面迅速取得进展，将为拟于1995年举行的会议顺利地审查和延长《不扩散条约》铺平道路。

我们认为，《不扩散条约》应是普遍性的条约，到目前为止该条约尚未实现其目标，即按照该条约第6条所说，彻底核裁军。这里值得提到，埃及外交部长于1993年1月28日在本会议发言时强调了“如何确保《不扩散条约》或以《不扩散条约》为其基石的不扩散制度真正获得普遍性。《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和非缔约国都必须寻找方式和手段，以实现防止核武器横向和纵向扩散的目标”。1995年的《不扩散条

约》会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我们得以聚集一起，为二十一世纪拟定一个新的核不扩散条约。

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在德国霍夫曼大使的卓越领导下今年全力以赴讨论了建立信任措施。这一趋势也反映在主席之友关于法律和术语的工作上，以及来自俄罗斯联邦的连续三位主席之友所进行的关于建立信任措施的三轮会谈上。在这里，我要提到埃及专家即埃及国家遥感和空间科学局主席穆哈迈德·阿卜杜勒·哈迪博士上星期在特设委员会所作的演讲。在特设委员会所作的这次演讲涉及了使用卫星进行核查以此作为裁军领域的建立信任措施的问题。他特别强调，有必要使发展中国家受益于这一重要领域的技术。虽然我们历来强调建立信任措施的有用性，但我们坚信，这些措施的讨论绝不应削弱建立本委员会的理由；本委员会的讨论也不应局限于建立信任措施。我们认为，最有效的建立信任措施是确立全面的谈判职权，它将使我们能够禁止外层空间的一切军事活动。

今年，裁军谈判会议响应大会第46/36 L号决议第12至15执行段，首次设立了军备透明特设委员会。在我有幸主持的本届会议第二和第三期会议期间，该委员会就军备透明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实质性讨论，围绕此重要问题已经提出了众多的工作文件和建设性建议。委员会依然面临的挑战是如何通过对此问题的富有成果的讨论和意见交换，确保及时和顺利地完成工作。

最后，我愿向我的同事墨西哥米格尔·马林·博什大使、巴基斯坦阿赫迈德·卡迈勒大使和澳大利亚保罗·奥沙利文大使表示特别的称赞，他们围绕不扩散、提高本会议效能和扩大本会议成员等问题竭尽全力，作出了卓越的工作。

在结束我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就任发言时，我表示相信，你们的合作会使我们有机会在今年9月3日成功地结束我们的会议。

本希马先生(摩洛哥)：主席先生，你的丰富多样的经验、你的许多不同的头衔，以及你对裁军这样一个国际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人道主义事业的投入，使我们相信，借助于你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你担任主席将会获得成功。

你的前任古巴何塞·佩雷斯·诺沃亚大使和中国侯志通大使在主持我们的工作时所表现出的能力和效率，在此值得称赞。

我有幸代表摩洛哥在裁军谈判会议工作达八年之久，深深感受到了本会议处于瘫痪状态而产生的挫折。由于冷战时期的行为规则，本会议处于次要的地步，落得只能注目于在别处谈成的事项，而自己不能担负起它本来具有的职责。现在，在我的任期即将结束之时，我看到了最近出现的巨大进展，这种进展最突出地表现在态度上的变化，我为此感到振奋。毫无疑问，世界舞台上的巨变是这种进展的很大部分

原因。

去年《化学武器公约》的缔结提高了本会议的信誉，也为之开辟了新的工作前景。本会议目前正在经历的过渡期使它有可能会加强其结构，提高其效能并且对问题进行更深入的讨论，以期谈判缔结新的协定。

沿着这一思路，我国代表团认为，对于扩大本会议成员数目并修订其议程的问题，现在应该找出适当的答案了。我国代表团承认多样性能带来更多生机，本会议也有必要采取更适合于新的现实的政治格局，所以原则上赞成扩大成员数目，但条件是不削弱本会议作为谈判机构所拥有的职权。

修订议程也越来越有必要，以便更好地对需要特别注意的优先事项作出反应。然而，集中关注有可能取得大幅度进展的个别项目不应使我们忽略在适当时有可能变成热门话题的一些问题。

这里，有两点在我们看来需要给予注意：禁止核试验和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安全保证。现在条件已经成熟，应给予本会议以必要的工具，使它能够在这两个对维护和加强不扩散制度十分重要的领域开始谈判。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欢迎主要核大国的积极态度，它们表示愿意参加关于禁止一切种类核武器试验的条约的谈判。不可否认，制止核武器的质量改进及其扩散能否获得成功，这样的条约起着重大作用。我国代表团欢迎美国、法国和俄罗斯最近作出的延长暂停核试验时间的决定。这一决定有助于创造有利于谈判的信任气氛。本会议作为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显然是进行这种谈判的适宜场合。因此，我国代表团欢迎本会议于8月10日作出的决定，希望特设委员会主席拟在休会期间举行的拟定特设委员会职权细节的会谈取得成功。

核试验受到禁止，除了能排除人们对环境损害的一切忧虑之外，无疑会增加《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成功的机会，该会议的筹备工作已经在进行；在国际社会眼中，《不扩散条约》是维护和平与安全的基本工具。实现禁止还将表明所有核大国愿意走上全面彻底核裁军的道路，单凭这一点就能使人类摆脱核武器的梦魇，而使用核武器是对最高文明价值的否定。

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无核武器国家有权要求并获得适当的保证，不受这类武器的威胁或使用。因此，我们赞成迅速通过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

我这是最后一次在本会议发言，作为资深的一员，也就是说，作为在这里任职最长的一员，我禁不住要发表一点个人的意见。

在我看来，我们所理解的裁军显示了两种智慧过程的结合：一是行动，一是讨论。我们大家尽管个人风格各有不同，但都在努力使需要和愿望，常规和智慧规则协调起来。

本会议不是大国聚集一起，置其他于不顾，自行决定和处理战争与和平事务的场所。对于相互依存的概念，再也不能单纯地视之为理论思辩的产物，因为全球命运系于任何国家都不能逃脱的世界未来，所有的国家分担责任看来是唯一的有说服力、可信并能够促进和维护和平的选择。

人们经常试图使自己相信，关于裁军的讨论只是核武器国家的事情，这导致用向量和百万吨以及技术等词语来评价力量，换句话说，导致了对死亡和破坏的计算。而正是由于视核对抗为孤立的事件而极力要避免这种对抗的可能，所以未能对全球的形势作出恰当分析，现在地球上的形势是，继续存在着使用更为传统的手段的对抗，这种对抗同样导致浪费财力有损发展的过度军备，导致了紧张焦点的形成，使和平的维护十分薄弱。

今天的和平是通过裁军争取的和平，裁军是严重和艰巨的任务，在具体的核查问题获得解决之前，这项任务便不能说已经完成。

和平与裁军今天代表了对一个复杂方程的解决，这个方程有众多的变量，涉及的领域极广，有科学，有耐心，有良心。对于这众多的变量，需要有一种锐利的精神，我愿称之为一种特别的外交精神，这种精神使多边谈判有可能成功。

我在结束发言之时，不能忘记欢迎我们的新同事保加利亚沃亚伦丁·多布列夫大使、秘鲁何塞·乌鲁蒂亚大使、俄罗斯格里戈里·别尔坚尼科夫大使和比利时阿兰·纪尧姆大使。我们相信，他们会在本机构内，为调动良心服务于我们时代最明确的任务，作出自己的贡献。这任务就是：使裁军成为现实，这种现实源于有利于和平和文化的生存或者说有利于人类生存的全球政策。正如一句阿拉伯谚语所说，有其愿，必有其运。

主席：我感谢摩洛哥驻裁军谈判会议代表本希马大使的发言，感谢他的宝贵意见、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以及所作的告别发言，我们都满怀兴趣地听了他的发言。加利·本希马大使富有外交才能和经验和值得称道的品格，在他代表摩洛哥在日内沃亚，特别是裁军谈判会议八年任职期间，我们都欣赏到他的这一切。他首次参加本会议是在1986年2月初，在此之前，我本人便有机会认识到他的卓越品格和才能，我们首次认识是我在拉巴特担任我国驻摩洛哥王国政府大使之时。

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是在拉巴特任职，从那时以来我一直对摩洛哥留有最美好的印象。本希马大使是驻裁军谈判会议的使节团团长。他对我们工作的影响当然不止于此，但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担任本会议主席时所作的贡献是杰出的，当时我们的工作正处于最困难最艰巨的时刻。我现在所做的正是继续他的工作。

我们将怀念本希马大使，不仅是由于他对本会议工作的贡献，也是由于他善良

热情的品格，这些连同他的卓越的外交能力，将使他为摩洛哥作出更多的贡献。我愿代表在座的所有人祝本希马大使和夫人今后事业成功，生活幸福。

沃亚根马克斯先生 (荷兰)：主席先生，这是你担任主席后我首次发言，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本会议的主席并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对你的全力支持。你是伟大民族的儿子，代表着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文化和国家制度之一。埃及代表团对裁军谈判会议工作的一流贡献早已引人注目。荷兰与阿拉伯埃及共和国保持着十分良好的关系。我希望，在你担任主席期间，我能够尽我所能，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功作出贡献。

我也愿代表我国代表团向你的前任古巴何塞·佩雷斯·诺沃亚大使表示感谢。我怀着感伤的心情听了我的长时间邻居摩洛哥加利·本希马大使的告别发言。我衷心地祝愿他今后事业和生活都一帆风顺。同时，我借此机会热烈欢迎我们的荷比卢伙伴比利时王国阿兰·纪尧姆男爵大使，以及保加利亚沃亚伦丁·多布列夫大使和俄罗斯联邦格里戈里·别尔坚尼科夫大使。

1993年8月10日，即上星期四，裁军谈判会议取得了真正的突破。裁军谈判会议决定赋予禁止核试验特设委员会谈判全面的禁止试验规定的职权。此外，本会议要求禁止核试验特设委员会主席作出必要的安排，在9月3日至1月17日这段时间里进行磋商，以商定具体谈判职权和谈判组织事宜。

关于禁止试验谈判的突破必须结合本会议之外，特别是最近发生的一般政治发展的背景来看待。在本会议内，这个突破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澳大利亚、墨西哥和尼日利亚近提出的有关决定草案。我有义务在这里向那三个代表团以及当时的主席佩雷斯·诺沃亚大使表示称赞，他最老练地利用了当时出现的机会。

这本身便是一项成就。让我们充分利用这一机会，不要为琐碎的程序问题而浪费时间。请允许我在这里简要叙述荷兰对禁止试验作为军备控制措施的看法。然后，我想概述一下我国代表团对未来谈判的具体方式的看法。

首先，作为军备控制措施的禁止核试验的地位问题。我们的确曾欢迎过1993年4月4日的温哥华宣言，在该宣言中，克林顿总统和叶利钦总统一致认为，关于多边禁止核试验的谈判应早日开始。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一决定，可以说这是历史进程中的里程碑：一方面是政治进程，其中欧洲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是安全概念的相应的演变过程：从1990年时的核力量是最终可用的武器，到重要的军备控制协定（第一项裁减战略武器条约、《里斯本议定书》和第二项裁减战略武器条约），到更多地注意分散动荡的世界中的不扩散问题。

法国、俄罗斯和美国三国总统最近于7月2日作出的延长暂停核试验时间并寻求

最终停止核试验的决定是这一过程中的另一个里程碑。核军备控制和裁军以及1990年代新的安全等式大地方便了就全面禁止试验进行谈判的机会。

在荷兰看来，结束核试验与核武器方面的广泛国际安全背景相一致，这种背景既包含核军备控制和裁军，又包括不扩散核武器的目标。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不扩散问题是对全世界安全具有直接意义的问题。核武器的扩散对国际和平和安全构成威胁，正如安全理事会于1992年1月31日指出的。禁止核试验将有助于目前进行的防止各国发展核武器计划的努力。

因此禁止核试验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我国政府欢迎裁军谈判会议就禁止核试验早日举行谈判的前景。这些谈判将使国际社会看到《部分禁试条约》和《不扩散条约》确立的目标：永远地停止一切核武器爆炸试验。这无疑将进一步加强体现于《不扩散条约》的防止扩散的国际规范，而该条约的未来不久将得到讨论和决定。

现在我介绍一下我国对未来谈判的具体方式的一些考虑。我国政府期望着早日缔结禁止一切核试验的条约，即不仅禁止核武器试验，而且禁止所谓的“和平核爆炸”。彻底的禁止将加强核不扩散制度，并对核裁军进程起到补充作用。

裁军谈判会议的谈判应着眼于与全面禁止试验条约有关的所有问题，而不是局限于诸如核查等部分问题。关于禁止的谈判必须在这里，在日内沃亚的裁谈会进行。禁止必须具有普遍性：所有国家必须遵守禁止的规定。只有这样，才能服务于我们大家以各种方式声称支持的不扩散目标。

禁止核试验的核查问题自1970年代以来就在裁谈会受到注意。关于地震学部分的广泛工作已经做过，这一部分是未来核查禁止试验的核心内容。荷兰一直高兴地审议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的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工作作出贡献。我们感谢该小组迄今所取得的结果。对未来核查系统的地震学部分进行全面试验的筹备工作正在进行。就这方面而言，专家小组第三次技术试验具有突出的重要性。非地震学技术也将是需要的，我愿借此机会感谢禁止核试验特设委员会主席田中大使，他成功地领导了集中讨论地震学方法的会议，我国代表团从中获益非浅。

我相信，田中大使主持的休会期间磋商——这是本会议交给他的新任务——将为裁谈会1994年的工作奠定良好基础。我高兴地保证，我国代表团将全力无保留地支持田中大使的努力。我相信，裁谈会能够成功地谈判制定一个服务于禁止核试验的多层面的核查制度。

令人鼓舞的是，五个已宣布的核武器国家表示，它们将在日内沃亚这里进行磋商，与裁谈会里的工作同时并举，磋商的题目也与裁谈会所讨论的题目相同。在裁谈会里，这种磋商很有可能使各方对裁谈会谈判所作的努力和提供的投入协调一致，

从而使谈判获得迅速的进展。虽然今天看来，为裁军谈判会议里的谈判确立准确的时限不全适宜，但我们期待在不太久的将来会有成果。

通过8月10日的突破，裁军谈判会议跨过了一个里程碑。我们看到一个新的进程已经开始，在较短时间内，会导致关于禁止核试验的全面的谈判，甚至是无条件的谈判——不妨用这一修饰语。我们正处在起点上。让我们真正起跑！！

主席：我感谢荷兰代表沃亚根马克斯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及我国所说的友好的话。

塞米什先生（阿尔及利亚）：主席先生，很高兴能在你担任主席时发言。1993年会议在你担任埃及代表之时并在你领导下结束，是个吉兆。你所具有的外交家才能和卓越的谈判技巧将能保证本会议讨论的成功，并且毫无疑问，将十分有助于本会议1993年报告的编写。

请允许我还表达我国代表团对古巴代表团的感谢，并再次表示我们的尊敬，古巴代表团作为本会议的前任主席，卓越地完成了任务。

我今天发言首先要表达我国代表团对本会议今年工作成果的看法。另外，我在日内沃亚的任期即将结束，我还想借此机会发表一些实际意见，一些我多年在裁军谈判会议工作所产生的感想。

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去年担任本机构主席时，通过其外交部长就与裁军有关的所有事项作了内容广泛的发言。它提出了所关心的所有问题，这些问题基本上是不结盟国家都关心的问题。即使我们今天认为重申原则立场往往不会使本会议的谈判有所进展，但我们还是认为再次提醒注意某些问题可能是有益的。这些问题之所以被列入今年的议程，正是因为成员国都认为它们是紧迫的问题。

首先我想表示，我们和国际社会一样，对于刚刚就全面禁止试验条约的谈判达成协议，松了一口气，这一协议是由于核大国勇敢地作出延长暂停核试验时间的决定而成为可能。随着1995年期限的逼近，缔结禁止试验条约的紧迫性日益增大，到时，许多国家的核选择无疑会得到澄清，这也需要视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的结果如何。

在这方面我想提醒本会议注意，近些年来，国际社会曾数次阐明了全面禁止试验的思想基础，称这种禁止为彻底实现无核世界的第一步。从来没有过把世界永远分为拥有核武器和不拥有核武器两类国家并使这种情况合法化的事情。我国极为关心的是，谈判的这一方面不应受到忽视，特别是鉴于经过多年的拖延不定并称停止试验为一种理想之后，某些核大国的代表似乎想使我们相信，《不扩散条约》制造

了特别的一类国际法主体，即核大国所称之为的“正当的”核大国，与之相对的是它们所称的具有强烈贬义的“扩散国”。

这不是个单纯的修辞问题。认为那些花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进行核竞赛的国家会单方面消除自己的武器库，自然是不现实的，同样，认为目前的无核武器国家——其中一些还遭受了数百年的外国支配——会同意永久地将其国际法主体的地位降到最低点并给予少数国家以核讹诈的手段，也是不现实的。正是由于此，我们认为，真正的威慑，即政治上合理，从人道主义观点又可接受的威慑是这样的威慑：它依据各国和各民族权利平等的原则，并基于任何国家不应拥有原则上禁止其他国家拥有的武器的思想。在国际关系的目前阶段，这一想法似乎是空想。但是，人类为了保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必须朝着此目标努力。

与国际社会的大多数成员一样，我们不能赞成如下想法：加入一项限制或禁止性的公约便是善良的国际行为。相反，我们确信，正是对这种公约的文字和精神诚实地予以实际和自愿的遵守——即使由于原则而暂时不能从形式上遵守——确立了恰当的国际行为规范。同样，我们认为，减少或禁止武器的协议的价值不应由于单纯的法律形式主义而受到削弱。这种形式主义基于不被形式禁止便是被容许的思想，会导致技术与国际安全安排两者之间永无休止的竞赛。从核试验开始到出现结束核试验的共识为止，过去了近50年，从第一次使用化学武器到正式由国际公约加以禁止，用去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有鉴于此，对于一些怀疑者认为世界永远不能摆脱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不禁令人产生同感。

主要大国长期以来对多边条约作出自己的解释，以便使自己的突出地位合法化，而这种突出地位往往是武器上的突出地位。与此同时，它们拒不承认如下事实：继续进行竞赛发展越来越先进的具有越来越高的“手术”准确性的武器，与其说是反映了真正的安全或防务需要，不如说是无力使其庞大的军火工业实行转化。冷战的借口已不再适用，那些在军火工业具有直接利益的人现在正努力从震撼南方国家的动荡中寻找可以用作借口的因素，以便为其政府所用，以继续实行旧的政策，表现为干涉弱国的内部争端或者维持更新军事技术的疯狂速度。这些行为动摇了和平所需的平衡，重新制造了不确定和猜疑的气氛，并且吞嗜了发展所需的资金。在这方面，我国政府认为，某些国家过大的军备生产能力和同样这些国家系统地将人类智慧成果用于军事目的倾向败坏了其公开宣称的对透明或裁军的承诺。我们认为，透明绝不可用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使人们忽略制止军备竞赛并使军备生产工具转用于他途的必要性。

此外，虽然一般的一致意见是，限制军备措施若要持久，就应与解决区域冲突同时并举，但也有必要达成如下共识，即这种措施不应用来掩护拆除被事先指定为

罪魁祸首的国家的防卫潜力的企图，或掩护保护区域对抗中对立者一方的目的。很显然，国际争端往往对非直接当事者的邻国的内部事务产生影响。更确切地说，我们认为，从这里我们大家都可以吸取教训，以便中东一国拥有过多军备和进行破坏的过程不会重现，最终来讲，这种过程的唯一受益者是军火工业。同样，我们必须问自己，向区域冲突中的一方国家提供支持，使之能够推行直认不讳的霸权和支配政策，这样做对不对。

我现在提请注意我们所关心的另一个问题，即消极安全保障特设委员会缺乏进展的问题。坦率地讲，这个委员会建立已经有14年之久，但每届会议结束时它只能报告说由于某些核大国拒绝向自愿放弃核选择的国家提供应有的保障而无力克服所面对的挑战，实在令人遗憾。

我们还关心外层空间特设委员会的活动，关心该委员会的讨论所表现的误解，这种误解今年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个委员会已经存在了九年，我们认为已经积累了足够的专门知识，应该能够在界定其今后的任务时进入更为具体的阶段。虽然我们的立场已经清楚地反映在21国集团于8月23日在特设委员会所作的声明中，但我们觉得，委员会一旦获得适当的谈判职权，目前进行的探讨就建立信任措施达成协议的方法的努力应与导致设立本委员会的那一问题分开，即通过制定多边条约而防止外层空间军事化的问题。我们认为，两个项目既不是相互竞争，也不是相互排除或相互依赖，我们完全可以在不同的工作组处理这两个项目，条件当然是须有这样的共识，即其中任何一个项目不应优先于另一个。

现在请允许我谈一些对扩大本会议问题的想法。我们在这里经常听到的一种意见是，裁军谈判会议的组成、议程和工作方法是以冷战时的标准为基础的，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应进行彻底的改革，因为世界已经成为多极的世界，更合适于国际关系的民主化。然而，必须指出，民主化在实际当中尚未看到，国际社会还无力克服一些最严重的问题，尽管大多数国家有这种意愿。这种情况雄辩地证明，世界事务的真正决策中心依然是个别大国手中。

话虽这么说，并且即使我们确实赞成扩大裁军谈判会议，但我们不认为本会议的目前组成已不再反映世界的现状。而且，我们不认为本会议的决定，即使有可能使现状维持不变，但不会不充分地考虑没有出席本会议的国家利益。裁军谈判会议不是一个相互挑选而成的国家俱乐部，而是在日内沃亚和纽约长期谈判的结果，这种谈判是为了确保世界上各个国家集团都得到公平的代表。在这个意义上，裁军谈判会议现在的组成相当公平和充分地代表了各种趋势。

的确，从一开始，裁军谈判会议活动的特点便是言论和意见的多样性，正是这种多样性说明了为何世界各国对这些活动感兴趣。许多国家要求成为成员国或观察

员，对裁谈会最近产生的《化学武器公约》表示欢迎，以及第一委员会特别会议的与会者承认裁军谈判会议的运作问题是裁谈会自己处理的事项，这些进一步证明了那种兴趣。这些情况表明，在国际社会缺乏真正多边的谈判机构之时，裁军谈判会议不是面临失宠危险的机构。

对于裁军谈判会议的理想组成问题，早已经众说纷纭。因此我只想简单地回顾几点意见，依我们的看法，这几点应指导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最突出的一点是，应保存本会议今天所具有的一般特点。这是因为经验已经充分证明，过于开放松散的谈判机构，特别是须以协商一致的方式作出决定时，往往弊端很多，更不要说陷入瘫痪了。扩大裁谈会而不维持其效率，等于为工作设置障碍，使本机构丧失内容，沦为空架子。

另一方面，增加本会议成员数目现在是个紧迫的问题，这尤其是一些国家已申请多年施加正当压力的结果，这些国家表现出了加强本机构智慧、道义和政治潜力的意愿。

我国代表团不认为扩大之事应根据候选国对裁军谈判会议的活动作出贡献的具体能力而定。这种做法等于惩罚有政治意愿而只是物质力量有限的国家，很可能会增加北方国家在本会议中已经很大的比重，甚至很可能使本会议成为欧安会的一个分支。我们也不能接受这样的说法，即唯有那些有一定军事能力的国家才可接纳，那些被认为不够活跃的国家应排除在外。这样的路线等于使本会议化成一个只讨论最强大国家的关心事项的论坛，这样一个论坛，我们看不到它会怎样或以何理由去关心其他国家的安全需要。

然而，我们坚信，本会议的扩大应立即进行，在进行时应考虑到各区域和各种文化之间的平衡——政治行为和政治团结性一般应基于这种考虑——和候选国对国际社会所关心事项的一般行为表现，这种表现可以较容易地核实，即看这些国家对联合国各机构的决定和决议的尊重情况如何。

我们认为，本会议既不需要优人一等的国家，也不需要自遣于国际社会之外的国家。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想强调，如果本会议应有60个成员的意见被接受，我们认为提交大会的提议这样改变的决定应载有这样一项规定，即为随后定期地有限扩大本会议留出通道。这样做会淡化在扩大的第一阶段没有被选上的候选国的参加问题，使我们避免再次遭受自本机构成立以来我们在此问题上一直遇到的困难。

不论怎么说，表示愿意成为本会议成员国的各代表团已经在奥沙利文大使身上找到了他们的最佳代言者和诚实地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谈判者。阿尔及利亚代表团支持这位特别报告员的行动，并祝愿他一切顺利，最终能协调来自多方的关切。各

个代表团已经向他表达了这种关切，我们相信，他的结论里也会反映出这些关切。

主席：我感谢阿尔及利亚常驻代表阿卜杜勒哈密德·塞米什大使的发言。我们都满怀兴趣地听取了他的发言。我还感谢他对我说的友好的话。我们得知阿卜杜勒哈密德·塞米什大使即将离开我们，裁军谈判会议因此不仅将失去一位和善的老朋友，而且将失去一位富有经验和能干的外交家。他在代表他的国家驻任日内沃亚期间一直热诚地与我们所有人建立友好的关系。他于1992年担任了本会议的主席，以他突出的外交才干和杰出的个人品格完成了那一职责。在众多的问题和实质性事项上，他在裁谈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再过几个星期他就要离开日内沃亚了，他通过在本会议代表他的国家时所作的努力，将在我们的工作上留下他的印迹。我祝愿他及他的夫人今后生活和事业一帆风顺。

古纳蒂拉克先生(斯里兰卡)：主席先生，请首先允许我祝贺你在这一关键时刻担任这个重要讲坛的主席。这一时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正在审视我们今年所取得的成果，是因为我们在裁军领域获得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不应让这一机会从我们手中溜掉。我们完全信任你的能力，相信在你的指导下，我们的工作会朝着实现我们期待已久的目标发展。我国代表团向你保证，在你履行职责的过程中我们将给予充分的合作。

也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向你的前任何塞·佩雷斯·诺沃亚大使及古巴代表团表示衷心的赞赏，他们曾卓越地领导了本会议的工作。我国代表团和前边的发言者一样热烈欢迎我们的新同事保加利亚多布列夫大使、俄罗斯联邦别尔坚尼科夫大使、巴西萨博亚大使、比利时纪尧姆大使和秘鲁乌鲁蒂亚大使。

克林顿总统最近宣布把美国暂停核试验的时间延长，这在全世界引起了反应，重新提出了人们已长久感觉到的在扎实的基础上开始就全面禁止试验制度进行谈判的必要性。这是裁军领域值得欢迎的迹象。斯里兰卡政府热烈地欢迎美国的积极行动。同样，斯里兰卡也受到俄罗斯联邦和法国的声明的进一步的鼓舞，这些声明强化了国际社会争取核裁军的努力。我国代表团衷心地欢迎另外两个核大国作出类似的承诺。这无疑会进一步巩固核裁军的主动努力，包括全面禁试条约的达成。

我们相信，多边谈判制定的全面禁试条约将成为阻止核武器纵向和横向扩散和扭转冷战后时期的核军备竞赛的主要的普遍性文书之一。

我国代表团对本会议作出的就缔结全面禁止试验条约开始谈判的决定感到鼓舞，长期以来这一直是国际社会追求的目标。这里我向澳大利亚、墨西哥和尼日利亚代表团表示衷心的赞赏，是它们联合提出了最初的提案，从而使我们能够作出上

述决定。斯里兰卡完全赞同这项建议的方向和主要目标，即给予禁止核试验特设委员会以谈判职权，使之能够为缔结普遍适用的国际上可核查的禁止核试验条约而进行多边的谈判。澳大利亚按照上述提案精神而提交的职权案文草案同样值得各成员国的支持。

正如21国集团主席所说，我在这里也希望强调，有必要从今年的休会期开始，在特设委员会里着手进行磋商，以期到1994年年底时完成全面禁试条约的谈判。

我国代表团承认，迄今为止，禁核试特设委员会在日本田中大使及其前任的老练的领导下提供了大量的准备性投入。我们还高兴地注意到审议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的特设科学专家小组作出的宝贵贡献，另外其他专家介绍了各种非地震学核查方法，也作出了宝贵的贡献。我国代表团和许多其他代表团一样，认为核查制度是全面禁试条约的最重要方面之一，因而应是可以进行国际核查的制度。在这方面，地震学方法应是这种核查制度的核心，这是因为国际社会一般来说较易获得这种标准的方法，另外与其他非地震学方法相比，具有代价低的优点。

我国代表团还赞赏瑞典代表团的宝贵贡献，特别是他们提出了全面禁试条约草案的修订本，我国国内有关主管部门正在对该草案进行研究。在等待国内有关主管部门提出意见之时，我们希望，在特设委员会开始其谈判之后，该草案能得到应有的审议。

对于象我国这样的无核武器国家来说，另一个极为令人关心的问题是在保证无核武器国家不遭受核武器的潜在使用或威胁的有效国际安排问题。至今未解答的一个问题是，无核武器国家自愿选择不获取核武器之后，它们须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目前通行的国际做法缩小了对无核武器国家的国际保证的范围。还应该强调，若使任何集体性的国际安全保证不具有歧视性，则这样的安排须从根本上以普遍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为前提，这样的条约既提供积极的安全保证，又提供消极的安全保证。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赞同大多数无核武器国家的意见，即：除了中国所宣布的保证之外，针对可能使用核武器问题所作的单方面安全保证宣布从根本上讲是有缺陷的，因为这种保证范围上有限并且带有条件性。这种保证因具有单方面性质，在国际上不易追究其责，因而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我国代表团衷心地赞赏消极安全保证特设委员会在罗马尼亚内亚古大使的卓越领导下所做的工作。内亚古大使开拓性的坚定不移的努力以及大多数无核武器国家经常不断地表示的关心突出地显明了为防止核武器的使用或使用威胁而确立具有法律约束力、普遍适用的、无歧视性和全面的安全保证的紧迫必要。我国代表团诚恳地认为，以具体的方式处理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

《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正在经历为1995年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作准备的进程。缔结全面禁试条约并且采取具体和积极的措施缔结多边谈判达成的普遍性条约以作出消极和积极的安全保证最终实现彻底消除现有的核武库和停止核军备竞赛的目标，会加强我们在1995年进行审查会议时审议无限期延长《不扩散条约》期限的能力。在作出这些裁军努力的过程中，我国代表团将继续与本会议及其他论坛合作。这些国际裁军努力，包括核裁军努力的成功，是我们都一直渴望的稳定的世界新秩序的主要支柱之一。

最后，我国代表团愿向澳大利亚奥沙利文大使表示赞赏，在过去几个月当中，他主持了详细的磋商，以便提出如何按照当今地缘政治现实扩大本会议的建议。我国代表团将认真考虑他的报告，并在适当时表示我们的意见。我完全应当借此机会向巴基斯坦卡迈勒大使和墨西哥马林·博什大使表示我们的衷心感谢，感谢他们在与不扩散问题和改进裁谈会职能使之有效发挥作用问题有关的工作上分别所作的宝贵贡献。最后，主席先生，我愿和你及前边的发言者一样，向积极参加裁谈会工作并与我们分享其智慧的摩洛哥本希马大使表示祝愿。我国代表团衷心祝愿他生活幸福，事业成功。我们也向近期内将离任的阿尔及利亚塞米什大使表示最美好的祝愿。

主席：我感谢斯里兰卡代表古纳蒂拉克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

奥沙利文先生(澳大利亚)：主席先生，我很高兴在你担任主席之时发言，特别是鉴于澳大利亚和埃及有着十分良好的双边关系，也是鉴于我曾有幸在埃及任职，当时与你一道工作过令人难忘，特别是鉴于你在本会议所享有的卓越声望。我向你保证，我相信也你知道，我国代表团将给你以全力支持。我还想感谢佩雷斯·诺沃亚大使，在他的领导下，本会议进行了十分活跃和有效的工作。我国代表团还向摩洛哥本希马大使表示感谢，感谢他提供的服务和领导，更不要说他今天上午所发表的英明的意见了。同样，对塞米什大使即将离任，我感到惋惜。他的离任是本会议的损失。然而，我相信，他对国际社会的服务不会到此结束，我认为他还会大有作为。

今年1月28日，本会议任命我为增加本会议成员问题特别协调员。任命特别协调员的决定是在1月18日本会议前主席比利时米歇尔·塞尔韦大使提交报告之后作出的，他与巴西塞尔索·阿莫林大使一起，在1992年下半年就此问题主持了磋商。早先曾试图对本会议加以小规模地扩大，但这一努力最终没有成功。

关于本会议增加成员已是时候的意见，在《化学武器公约》成功地缔结之

后，变得更为突出了。该公约的缔结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无疑也刺激了对参加本会议的兴趣，已经提出申请多年要求加入的国家尤其如此。

另一个事实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社会有了许多新的机会，可以用新的有可能更有效的方式处理各种政治军事挑战。在新的环境下，很显然许多国家政府看到裁军谈判会议具有了更新的作用。

因此联合国秘书长关于“后冷战时期军备管制和裁军的新层面”的报告在裁军谈判会议里获得了及时的响应，这里的许多代表参加了今年3月复会的第一委员会。在复会的第一委员会上，许多代表表示支持裁军谈判会议在新的环境下审议其成员组成及其议程的决心。

心里装着这种形势，我数次与每个同事举行了双边的讨论，还与裁谈会的每个区域集团举行了讨论。这样，对什么结果能为所有的人接受，我有了第一手的感性认识，同时记下了每个裁谈会成员的敏感点和希望。我散发过一份调查表，以便收集成员国愿意记录下来的任何意见。我曾考虑就此问题举行非正式的自由参加的磋商，但一些代表团希望我不要这样做，于是应他们的要求，我便改用上述的方式做了。

讨论加入裁谈会的标准会导致无休止的拖延，这一点很快就明朗了。试图以某种“客观的”方式界定加入标准，是无视本会议先前试图扩大但未能界定出这样的标准的历史，也是无视目前的组成情况，无视对这种标准应是怎样、如何界定标准和如何适用标准而存在的广泛的不同意见。我断定，更实际可行的做法是努力找出一个可以接受的结局。

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结局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这是因为：看起来大家普遍接受的是，裁谈会应依然是谈判机构，因而成员数目应有限，其协商一致的原则应继续有效，它应着重于拟定安全、军备控制和裁军领域的协定和条约。于是便有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知道了我们都商定本会议应做的事情，知道了那些愿意参加其工作的国家所表达的兴趣，那么，目前谁应成为但仍然未成为成员呢？”这一做法还有一个优点，即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了须完成的任务上，而不是任何人为的标准上。

为寻求一个为本会议所有成员国都接受的提案，有三个特别的问题需要克服。首先有一个程序问题：本会议在决定增加成员的问题上是否完全独立？本会议中一些成员明确无误地回答是；另一些成员看法有些差别，另一些说不是。我得出的结论是，本会议在审议增加成员的建议时所遵循的程序应避免提出它相对于大会所处的地位如何如何这样的原则问题。我在这个报告的末尾提出了一些建议，完全沿用了1978年所确立的先例。

其次，一些新成员的加入会给一些国家提出一些特别敏感的问题，对于是否让

这些国家加入，存在着很大的疑虑。这些敏感问题的确存在，但我认为还不足以妨碍通过本报告所附的关于裁谈会新组成的建议。

第三，成员增加之后从总体上保持平衡，大家对这一点自然很关注。这里有几个方面值得记录在案。若干国家倾向于较小规模的扩大，比如说增加10至20个，但情况很快表明，如此小规模扩大，难以满足不同的区域、政治、地缘战略要求和其他类要求。同样，很清楚，大规模扩大，包括只要申请便可加入的想法在内，不能形成协商一致意见。纵观各种不同的意见，逐渐地看到，共同点可能是将成员数目扩大到约60个。这个数目的另一个好处是，它代表了联合国会员国数目的约三分之一，这与裁谈会建立之初所代表的当时联合国会员国的比例大致相同。

扩大到约60个成员的另一个好处是，它有足够的操作余地，来满足范围广泛的申请国。在考虑扩大的问题时，我不情愿地认识到，对于决定不申请的国家，我将不建议接纳它们，尽管有好几个国家虽未申请但看来有很好的资格。

所以我得出的结论是，在目前阶段唯一可行的做法是，从目前的申请国名单中提出一个有限的新成员名单，从总体上确保本会议能够处理它所面对的问题和机会。

为了在处理扩大问题时求得平衡，我还考虑到了如下事实，即本会议最初产生的历史十分独特，其原来的集团结构有一些不同寻常的特点。我所领受的任务也不是改变目前的组成结构或对本会议实行改组。我曾问过有无成员愿意退出，结果无人说愿意。如果从联合国大会会员国区域分布的角度来看，我提出的建议可以说努力维持了裁谈会目前所具有的平衡。从地缘战略的总体来看，我的建议也是持平的。

这个报告的最后一页，也是本报告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是我提出的关于本会议组成名单的建议，新加入的成员名字下加了横线。我想强调，这个建议是分阶段做法的一部分，因为本会议成员的增加是个充满活力的过程，毫无疑问今后将受到定期的审查。也许有人说，取得这样的结果还可能有别的方式。我只能说的是，我的建议代表了我的估计，我认为是最有可能取得协商一致意见的办法。

主席先生，我想你会在适当时提请本会议对这一报告作出决定。如果本会议愿意遵循1978年、本会议建立之时所确立的惯例，接受这一建议，我提议裁谈会主席把裁军谈判会议在进行适当磋商之后所取得的协议告知大会主席，并依照1978年9月19日A/S-10/24号文件，请大会主席将上述情况通报联合国各会员国。在1994年会议开始后，新成员国便可以参加本会议了。

我请求将本报告作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正式文件散发。

主席先生，在介绍了我的报告之后，我想再补充几句。我只是希望强调，报告及所附的建议是个小心构造出来的整体，它必然含有一系列平衡点，当然也很容易

打乱这个建议。然而，我希望，各国代表团及各国国内的官员认真客观地研究这份报告。如果要实现扩大裁谈会这一目标，就需要有一定程度的自尊、互尊和克制。因此，最后我愿向表示支持和团结的许多同事表示感谢。

主席：我感谢澳大利亚代表奥沙利文大使的发言和他对我说的友好的话。奥沙利文大使在介绍他的关于扩大本会议问题的报告时要求将他的报告作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正式文件散发，我认为我们须对此作出决定。

就这样决定。

主席：鉴于奥沙利文大使发言最后部分所说的话，我们将在适当时回到这个报告上来，这个问题会得到审议，我们以后再回头审议。

卡迈勒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这是我在你担任主席后第一次发言，请允许我和前边的发言者一样向你表示祝贺，感谢你的前任佩雷斯·诺沃亚大使在担任主席期间所做的异常优秀的工作，并对加利·本希马和阿卜杜勒哈密德·塞米什大使即将离任表示莫大伤感。对新来的同事，我将有机会在以后的发言中表示欢迎。

我们刚刚听了保罗·奥沙利文大使令人感兴趣的发言，其内容令我国代表团和其他大多数代表团略感到惊讶，我想对他的发言简单地作出反应。面对迅速变化的世界，裁谈会十分有必要扩大，以提高这一谈判机构的效能和代表性，这个问题是本机构今年审议，并有希望作出的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决定之一。正是由于此，本会议的最杰出、最负责任的一名成员被分派了繁重并且有劳无功的任务，即就扩大本会议时应遵循的标准，并就找出合适的其参加能使我们的工作和谈判更易达到目标的候选国主持磋商。因此，请允许我表示一定的惊讶，我们没有相到会突然把与单个的成员在全体会议内磋商的结果提出来，没有经过我们通常总是努力遵循的正常程序--即在随后的任意参加的磋商中进行透明的讨论，也没有首先经过各集团协调员然后举行非正式全体会议，然后才实际提出最终必须获得协商一致意见的草案。我们现在面对着十分困难的任务：只是由于我们没有就其内容进行过自由参加的磋商，我们须设法辨明使用的是什麼标准、存在着什么样的平衡和缺少什么样的平衡，须辨明这样一个“要不要随你”的整个草案的影响。我这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一眼就可以看出，其领土内有核武器的一个国家没有被列入名单。我们现在被要求做的是评价一个事先装好的篮子，对它装什麼内容，我们没有机会通过公开的讨论进行充分的参与。关于评价的讨论现在须事后进行。我国代表团认

为，对于这么重要的一个问题来说，这是很令人遗憾的。但是话虽这么说，我向你保证，我们当然会充分地不抱成见地参与，并希望裁谈会在今年年底之前能得到扩大。

主席：我感谢卡迈勒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正如我们已经说好的，我们将在适当时候回到这个报告上来。

登记今天发言的人已发过言。有任何代表团想在这时候发言吗？

我请突尼斯代表发言。

巴提先生(突尼斯)：主席先生，我首先祝贺你就任本会议主席。借助你杰出的外交才能，本会议在这一关键阶段，在即将准备提交大会的报告之时，一定能取得成功。

我还感谢贝拉萨特吉大使及他手下的工作人员，感谢他们为方便我们的工作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我还祝贺澳大利亚奥沙利文大使，祝贺他作出的努力及刚才向我们介绍的报告。我已经注意到该报告的内容并且将及时地传送给我国政府。很显然，该报告令我们感到挫折和意外，正如巴基斯坦大使所说。我国政府将认真研究该报告并且会注意到我国虽然是最早申请加入的国家之一，但不在奥沙利文大使所列的名单之内。

主席先生，我想通过你向奥沙利文大使提出几个问题，以便协助我国政府研究该报告。我想请奥沙利文大使告诉我他是能现在回答我的问题，还是以后能回答我的问题，因为你也说过我们以后还会回到这个议题上。首先，他在多大程度上觉得他的报告考虑到了我国多次表示的意见，特别是在塞尔韦和阿莫林大使所主持的磋商过程中所表示的意见？这里我向两位大使表示敬意，并祝他们担任新职顺利。我还想问奥沙利文大使，他在起草报告时，在多大程度上考虑到了时序问题，即提出申请的先后顺序问题。这些是我听了他的发言之后首先想到的问题。

主席先生：我想问澳大利亚代表奥沙利文大使，对于突尼斯代表目前提出的询问或问题，他有无任何回答，还是以后回答，因为我们已经说好，我们会在以后回到这个问题上。

奥沙利文大使(澳大利亚)：我感谢早早作出反应的代表团。如果能有一点时间审议此事并听取意见，是每个人都乐意的；我当然很愿意参加这样的讨论。

主席：我感谢奥沙利文大使的答复，现在我们处理今天余下的事项。

我现在请大家注意秘书处散发的非正式文件，其中载有本会议及其附属机构下星期会议时间表。和往常一样，时间表只是初步的，如有必要，可以改变。基于这样的理解，我提议通过该时间表。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今天的工作到此结束。在我宣布此次全体会议休会之前，我请大家注意，今天早些时候已经宣布过，此次全体会议之后，本会议将在卡迈勒大使的主持下，立即举行非正式的自由参加的磋商，讨论联合国日内沃亚办事处正在开发的光盘系统。

裁军谈判会议下次全体会议将于 8月17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全体会议休会。

中午12时20分散会

XX XX XX XX